

阴谋在这里发生

——一起政治罪行的剖析



〔苏〕尤利安·谢苗诺夫

阴谋在这里发生

——一起政治罪行的剖析

〔苏〕尤利安·谢苗诺夫 著

王钊贤 吴筱秋 鲁言 译
沙戈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ЮЛИАН СЕМЕНОВ

ПРЕСС—ЦЕНТР

Анатом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根据苏联作协机关刊物《各族人民友谊》1984年第3、4、5期连载译出

封面设计：周志宇

阴谋在这里发生

——一起政治罪行的剖析

〔苏〕尤利安·谢苗诺夫 著

王判贤 吴筱秋 鲁言译

沙戈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4.5 字数：372,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 7-5012-0003-3/I·4 统一书号：10003·046

定价：2.75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现代文学中的一部纪实体政治小说。原名为《新闻中心——一起政治罪行的剖析》，是著名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现任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国际题材文学委员会主席）的近作，发表于1984年。作者运用广博的国际知识和生活素材，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描述，使发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场激烈角逐再现于读者面前。

故事的梗概是：在中美洲国家“加里瓦斯”，桑切斯等人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意大利巨商格拉西奥经桑切斯的情人、西德女记者玛丽·克罗夫斯小姐牵线，商定同“加里瓦斯”进行经济合作。美国财界唯恐伤及自身利益，力图介入，于是格拉西奥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此事在欧洲新闻中心引起轰动，玛丽小姐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瑞士警方派出的侦探肖尔也风尘仆仆，各处查证。然而美国情报机关极力掩盖巨商死亡的真相，并把肖尔和玛丽的友人、苏联记者雷斯科打成重伤。为此苏联方面也派出精明干练的记者斯捷潘诺夫，从多种渠道得知参与谋杀的人员是有美国迪贡财团背景的黑手党头目。美国只得抛出该财团作为替罪羊，策划其事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也被迫自戕。但美方并不善罢甘休，竟然派遣刺客，假扮吉他演奏家，将桑切斯杀害。

小说中出现的事件错综复杂，冲突迭起，涉及美、苏、意、法、西德等国。它不仅描绘了广阔的国际斗争背景，而且对政府人士、豪商巨贾、男女记者、侦探刺客等各类人物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他们或在宦海财界中沉浮，或在各为其主的奔波劳碌中厄运难逃。作者作为苏联小说家着力披

露美国施展阴谋，费尽心机力图保住风雨中的“后院”，但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在中美洲竭力插足角逐却着墨不多，甚至讳莫如深。尽管如此，读者仍会从似明若暗的描述中，窥见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蛛丝马迹和斑斑血痕。

作者谢苗诺夫早年任《真理报》、《星火》杂志、《文学报》驻外记者，足迹遍于欧、亚和美国，1958年和1985年曾两度访问我国。自1959年发表处女作《外交代表》后，陆续写成《公务在身》、《彼得罗夫卡38号》、《无需暗语》、《无产阶级的钻石》、《选择》、《第三张牌》、《旋风少校》、《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多部小说，其中不少作品已改编拍成电影或电视片。

1983年9月15日(12时05分)

广播员不时播放着飞机起降的消息；这里是新建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斯捷潘诺夫觉得，这些女广播员语音纯正，真是好样的。我们苏联人只要不紧张，一般说来语感是挺强的。但是，正如父辈们为上光荣榜而照像时神色木然一样，年轻人在同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也紧张得舌头发僵，其实有时他们对外国的了解甚至超过外国人自己。

“再来点咖啡，”他对女服务员说，“一块夹肉面包和一块干酪……”

“您每次上路必喝的香槟酒，要吗？”这位女服务员在这里已工作多年，而斯捷潘诺夫是机场的常客。

“大夫在我的血液里查出了糖分。现在我只能喝伏特加了。”

“想喝一点吗？”

“谁知道呢。”

“就是说，不想喝？”

“喝倒是想喝，可该不该喝呢？”他微微一笑说。

在他离开自己的工作室启程的时候，女儿对他说：“爸，血里有糖可不好，你得遵守饮食规定，别喝酒。”“一定做到，”他说，“我向你保证，贝比。”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到了国外，酒他是不得不喝的，什么饮食规定、饮食制度都不可能遵守，总不能老是啃面包嘛。

女儿决定出嫁。斯捷潘诺夫请她再等等，她反驳说：“伊戈尔没法工作下去了，爸，他停止了写作，请你理解我。我们俩志同道合，再说，你是知道的，我跟妈妈一样，只要我还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甚至包括你在内。”“可是这样不好，贝比。我和你母亲处不好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她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感觉。”“别说了，爸。”

“好吧，你说得对，请原谅……我同你那位伊戈尔见过面，在电影之家一起吃过饭……不知怎的，我觉得将来你和他是很难相处的，你们之间的这一切不会持久。”“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自我中心论者，又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他来说，人间的欢乐是低级情绪的表现。而我认为，‘我’——这是想象力最坏的一个产品……这小伙子太自命不凡了，这是不行的。”“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女儿问道。斯捷潘诺夫知道，她反正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不过他还是回答说：“我建议你们彼此考验考验。”

他挺喜欢“boy friend”^①和“girl friend”^②这些名词。他是15年前在纽约一个同行家里第一次听到的，当时他的同行向他介绍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姑娘说：“这是罗伯特的girl friend，她叫赖莎。”斯捷潘诺夫当时不好意思问girl friend是什么意思，尽管从字面上翻译很清楚：女朋友。后来，他才知道，在美国的家庭里，父母不再责备孩子未经教堂举行婚礼所建立的男女关系，而让他们租个房间在一起住一阵子，以便相互了解，费用当然昂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靠捞外快过日子，去当搬运工或去给人家洗碗碟。这倒也有好处，可以增长见识，积累经验，而经验是可贵的，能够使人从花前月下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不再沉溺于对未来幸福不负责任的空谈……同居一年，两年，三年，如果彼此情投意合，那就到教堂去一趟，纯粹是走形

① 英语“男朋友”。——译者

② 英语“女朋友”。——译者

式，而经验却是永存的，双方都对自己进行了检验。牧师的祝福只不过是做个郑重其事的样子。去它的吧……

娜佳从女儿那里知道斯捷潘诺夫这个建议后，往他的工作室打电话骂道：“你可真不害臊，你这是怂恿她去放荡，没有象你这样做父亲的！”

当时他想，算了吧，有什么办法呢，就算他不象个真正的父亲。这种话他也经得住，他经受过的事还不止这些呢。可他是对的。在女儿上八年级的时候，他把她送到了美术专科学校，他这样做也是对的。每个人都应该照自己的愿望行事。对于娇生惯养的宝贝孩子来说，上英语专科学校还不能算是幸福，甚至也不是职业。有文化修养的人可以自学英语。他对自己说，在目前这件事上他也是对的。当你坐在打字机旁或是拿起画笔进行创作的时候，激情如涌是很好的。但不能只凭激情生活……他说过大学没毕业不能结婚，一点儿也没有说错：要是吃饭靠妈妈，穿衣靠爸爸，这怎么称得上是一个好家庭呢？没有自主自立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自主自立的爱情……

他思忖着，当他老朽不堪的时候，情况将会怎样呢？那时他将没有精力写小说，编剧本，出席话剧排练和坐飞机出去采访；也没有精力给自己煎甜菜肉饼，修改校样，找钳工修水龙头，同编辑们吵架，给朋友帮忙，到各个艺术委员会去走走，跑跑技术维修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上“新阿尔巴特”商店去找伊琳娜订购东西，参加编委员会会议或给狗捎点骨头了。一旦到了非得有一个女人来与他分担家务不可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贝比会怎么对待这件事呢？他安慰自己说：“她会理解的。”况且，他的性格和脾气这样古怪，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珠联璧合的女人……可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呢？就当将来会有这么回事吧。不，你不要回避问题，你要回答，因为你自己必须心中有数。有什么办法？如果想老实地做出回答，恐怕回答自己比回答别人更难……事情就是如此，不想说谎，又害怕说实话。如

果女儿不理解他，那将是极大的不幸，而女儿是很可能不理解他的，因为她可怜自己的母亲娜佳。对女儿来说，在离异的父母之间，不幸和欢乐应该平分，如果母亲失去了幸福，父亲也没有权利一人独享……可是，倘若情况相反呢？如果母亲幸福，而父亲孑然向隅了呢？这种情况子女会允许吗？别耍滑头，——斯捷潘诺夫对自己说——不要把这个问题提给别人，你是在向自己提问题。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你对自己都不真诚，那你还能要求世人这样吗？莎士比亚是个天才的人物，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他。没有人能象莎士比亚那样确切地懂得，不被人所理解是凄楚的。他写出哈姆雷特临死时对霍拉旭说出的那些话绝不是偶然的：“……可是随它去吧。霍拉旭，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①

“to tell my story”，英文这段话的语意是“请把我的故事昭告世人”，听起来尽管枯燥一些，但更为确切。确实，全部的结局是沉默，不省人事，寂静……霍拉旭对死去的哈姆雷特说（上帝保佑你也能写出哪怕跟这些话稍微有点相似的东西）。

“一颗高贵的心现在破裂了！晚安，亲爱的王子……”②

然而，正是从世界上出现哈姆雷特之时起，人类就失去了“晚安”，人类至今被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所困扰：“干还是不干？”

斯捷潘诺夫对女服务员说：

“请您还是给我来一杯伏特加吧。”

“有一瓶‘基辅纪念’牌的，很好，尝尝吧？”

“我看，这些酒现在都一个样……区别只不过在于瓶盖有的是螺丝口的，有的不是螺丝口的。”

“不，新产品开始成批生产的时候，都挺好，变坏是后来的

① 《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2页。——译者

② 《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3页。——译者

事。基辅纪念碑目前还是挺棒的。您那一套对哈比布林说去吧！”

“哪个哈比布林？”

“这是我的口头禅。同丈夫说话，或者同女伴们说话用起来很方便……他们跟我唠叨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去对哈比布林说去’，他们一下子就目瞪口呆……”

斯捷潘诺夫微笑着说：

“可不是，确实很方便。”

他想，这句话很适用，可以节省时间……他的时间观念已经传给了贝比。她急于表现自己，因而总是急匆匆的。他开始抱怨女儿，因为她每次到他这儿来只是呆片刻，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画架跟前去……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更多地是照顾公共的事，而不是个人的事……即使我能掩饰自己对女儿的抱怨情绪，但伊戈尔却不可能，也不愿意接受他这样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伊戈尔还没有把他的个性从庸俗之中解脱出来，还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名画师。他是多么从容不迫，悠然自得，陶醉于冗长、详尽和令人生厌的空谈……当别人见面只打招呼说“日子过得怎么样”时，有人却长篇大论地加以解释，这种人真令人讨厌……贝比答应我要拒绝他，我不能不相信她……可是，她是可能被搞得晕头转向的，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斯捷潘诺夫那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她母亲和她的知心女友们的劝说起了作用。女人能服从女人或自己的爱人，而他是父亲，是财产，是客观现实，是他自己……

“请注意，请注意，飞往巴黎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请给我结一下帐……”斯捷潘诺夫说。

“马上就好……一共3卢布90戈比……谢谢……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个把月差不多了。”

“一路顺风，斯捷潘诺夫同志。”

“谢谢。”

“您现在在写什么呢？”

斯捷潘诺夫把身子探过酒吧柜台，低声说：

“我觉得，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二

1983年9月15日(12时05分)

同往常一样，在肖尼奥夫城国家广场的新闻中心，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谈笑风生，来来往往，忙忙碌碌。这里笼罩着信任的气氛。持各种观点、为右派或左派报纸效劳的人们，不抱成见地坐在一起，交换着各种经过斟酌的消息。他们争论着，但不只是为了维护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首先是想听听同行的意见及其论据。他们一起喝咖啡，也有的人（可以从倦怠的神色看出）喝啤酒提神。在大厅，咖啡馆和酒吧间里，日本人和俄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波兰人和尼加拉瓜人、捷克人和中国人、塞内加尔和匈牙利人高谈阔论、互相打趣、吵架。在各大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公司和杂志社租用的各个小房间里，电传机正在发送消息，“嗒嗒”的机器声响成一片。打字机也在“嗒嗒”作响。人们对这种工作节律很快就会习惯，并且过不了多久就会感觉不出这种节律的永恒魅力。只有当离开这里的时候，你才开始明白，你一生中的美好时光和年华正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天，派驻新闻中心的记者们象往常一样，从浏览夜间到达的报刊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用类似外科手术刀一样锋利的

剪刀把最重要的消息剪下来，其余的则扔进废纸篓。机敏的办报人从电传机以电脑速度发出的消息中，挑出瑞典首相帕尔梅对记者发表的愤慨的谈话、合众国际社关于在百慕大飞机失事的报道、加里瓦斯新政府首脑桑切斯上校在推翻寡头独裁政权之后关于该共和国前途的简短声明，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自己计划的世界垄断联合企业的代表在米兰开会宣布闭幕的消息。法新社摄影部散发了巴里·迪贡、莱奥波尔多·格拉西奥、戴夫·罗尔和弗里茨·特鲁森等几个巨头握手言欢的照片，援引了他们的一些言论。戴夫·罗尔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们工作得很顺利，很友好。这次会晤是很必要的。”莱奥波尔多·格拉西奥对《世界报》记者强调说：“我们进行的坦率交谈，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美欧经济发展构想的一致性。”巴里·迪贡对美联社记者说：“当我同我的年轻朋友格拉西奥、罗尔和特鲁森一起讨论我们的问题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这只旧套鞋是不是该扔进垃圾堆里去了呢？新一代的生意人已经诞生了，应该老老实实在地承认，他们比我更精明，更灵活，更有智慧。总而言之，在我即将启程飞往纽约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带有几丝甜意的忧思。象我这种年纪的人，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是常有这种感觉的。”

三

链式行动（概述）

跨国公司体系中从事军火生意的银行和康采恩，常常以下述方式来调整自己的活动：

康采恩的第一把手（尤其是当它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之后）在其心腹的协助下处理全局性问题时，必须使企业的利益同国家的地理政治趋势协调一致。

如果世界上出现危急情势，该领导人在制订方针时，就要为妥协提出几种可能的处理意见。

一旦和平的结局不可能实现，链式行动就将付诸实施。

何谓链式行动呢？

第二把手通常主管形势调研。他委托一名与学术机构和大学有联系的特别可靠的工作人员，去征询摆脱危机局势的方案，但不具体说明究竟是何种危机局势，既不指出谁是竞争对手，也不指出同该康采恩的所有者作对的是什么政权以及对该康采恩的所有活动都加以抨击的是哪些政党。在接受制订方案的大学里，关键职务必须控制在同康采恩休戚相关的人物手里。这些人要么是股票持有者，要么有亲人在康采恩工作，要么就是每月从康采恩获得补贴或得到康采恩对其个人生意的无形支持。

方案是无名称的，纯理论的，不会使任何人处境尴尬，不把“除掉”、“搞臭”、“使之濒临经济破产边缘”、“为干涉行动推波助澜”这些说法同具体的总统、总理、国务秘书或国防部长的名字直接挂钩。方案就是方案，只是个抽象的东西，随你怎么想象都行，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构想，是一篇标上任何题目都行的文章。真有意思！

……待几种方案到手，就加以权衡，用电脑进行计算，而那位可靠的工作人员从中筛选出一种最佳方案。之后，第二把手就把自己的建议转交给行踪诡秘的“情报登记处”。

该处有一位工作人员同一个由康采恩以及辛迪加，即黑手党出钱建立的商行保持着经常的秘密联系。

正是在这个接触点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们以“除掉”为题所做的臆想，才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因为这个商行经理的助手掌握着能向恐怖主义分子发号施令的人物。

在行动进展顺利并达到预期目的之后，一旦消息被泄露出去，或者由于某些原因预定的计划失败了，商行经理、康采恩领导人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就勉强地坐到参议员会议桌旁，对着电视镜头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一无所知。如果别人把证据拿出来，他们就申辩说，不要把“下级”机关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的行为扯进来，这些人擅自采取的冒险行动，与行政当局、董事会、国防部、银行管理局以及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活动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链式行动谋划周密，执行巧妙，必须绝对避免使领导人的声誉受到任何玷污。任务是层层分摊，彼此完全独立。每个参与者在秘密行动方面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不可草率从事。

有一天，加里瓦斯建立了桑切斯的进步政权；美国各公司同欧洲的莱奥波尔多·格拉西奥金融建设财团在加里瓦斯日益增长的活动发生了冲突；这些公司计算出，一旦桑切斯—格拉西奥集团确实形成，它们将会遭受巨大损失。正是在这一天和这一刻，链式行动开始了。

但链式行动不止一个，而是很多。它们犬牙交错，勾心斗角，从而演出了种种血腥、无情的惨剧。

四

1983年9月15日(21时05分)

“多么幸福，”桑切斯上校一边深情地看着玛丽·克罗夫斯，一边想，“革命首先摧毁了人们交往的陈旧方式；没有比‘公民’一词更美好的了，也没有比把同志称为‘你’更亲热

的了。信任犹如爱情，只有在平等的人之间才能存在，也只有在此彼此信任的人之间才可能平等。”

“您感到幸福吗？”玛丽问道，“请原谅……在总理办公室里，我总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我至今还没有习惯称国家领导人为‘你’……”

桑切斯笑了。他笑得那样天真，那样坦诚，那样善良，使玛丽的心感到一阵酸楚……

“上帝，我是多么爱他，”她想道，“我从来没有象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是的，理智使我懂得他是对的，他说的是实话，如果我留居加里瓦斯，人们是不会原谅他的：一个民族革命的领导人居然娶了个德国女人！他的敌人很多，他们立刻就会大作文章。这里对失去信任的人是很严厉的……桑切斯说，他需要两年时间把他该办的事办完，然后他就隐退……可这两年将会怎样呢？我们不仅是环境的奴隶，而且也是我们自己的奴隶，是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奴隶……我们想成为完人，可这是不可能的……”

“你问我是不是幸福？”桑切斯抽出一支黑色的西班牙杜卡多烈性香烟，点燃后，看了一下放在玛丽和新闻联络助理古铁雷斯中间一张小桌上的录音机，沉吟地回答道：“是的，看来我应该说我是幸福的。”

“您……你为什么感到幸福呢？”

“因为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您……你感到困难吗？”

“是的。”

“为什么？”

“我们是在一个专制独裁，充斥着营私舞弊、懒惰和恣意妄为的国家中执政的。这在民族意识的整个心理结构上打下了烙印。改变这一点，是我们这些以国家的未来为己任的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怎么改变呢？强迫人们去干活？没用。用激情去鼓舞他

们？可以，这在最初阶段可能有效。但是，决定性的转折只有在制定出恰当的经济模式之后才能发生，而这种模式必须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劳动报酬和创造性的原则之上……你看过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写的《总统先生》一书吗？”

“不记得了。”

桑切斯摇了摇头，心想：你没看过，亲爱的，否则你是不会忘记的。他回忆起他在波恩贝多芬大街她的住所里度过的夜晚……那个小小的房间，屋顶又干净又明亮，就象“你好”那样的问候亲切可爱。她怀里抱着一本书，睡得那样香甜，象个孩子，把小手枕在腮下，象一只小家猫一样蜷缩着，在梦中甜蜜地吧嗒着嘴。他静静地躺着，动也不敢动，尽管他在一夜之中要看完整整100页文件。不管他怎么小心翼翼地在她身边挪开，她还是感觉到了，抱住他，搂得紧紧的，于是他只好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身边……

“这是一位伟大的危地马拉人写的一本好书。”他继续说道，“阿斯图里亚斯讲的是埃斯特拉达·卡勃雷拉专制制度。他写道，专政就象一只可怕的毒蜘蛛，它腐蚀、收买和恐吓着社会所有阶级，使人们要么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变成宗教狂，要么变成丑恶的伪君子……有些人认为，专制之后新时代就会到来，一切都将走上正轨……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岁月流逝了，但独裁者及其制度的幽灵依然活着，存在着。这是为什么？专制制度侵蚀了整个社会的骨髓……”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进行选举？我指的是民主选举。”

“在以军队为首的人民所推翻的专制制度下，也进行过‘民主选举’，我反对滥用‘民主’这个字眼。我用有文化的妇女和健康儿童的数量来开始计算加里瓦斯的民主程度……我想，明年年中将举行选举，尽管不久前刚刚举行过一次重要~~的~~、全民的选举。当时人们走上大街，是用构筑街垒、向警察的装甲运输车扔手榴弹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白宫对你领导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持什么态度，桑切斯上校？”

“我们同美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我没有根据，准确地说，没有充分的根据指责我们的北方邻居对我们进行干涉。”

“可是美洲报刊……”

桑切斯打断她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美洲报刊’……有北美报刊，有法语加拿大报刊，有巴西出版的葡萄牙文报纸，还有我们为懂西班牙语的人出版的报刊。”

“请原谅……我指的是美国报刊……这些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说你的政权是亲共的……”

“我主张新闻自由。”桑切斯再次打断她说，“这是他们的事……在干涉危地马拉的事件发生前夕，我相当仔细地研究过北美的报刊……如果你对这次干涉事件的始末感兴趣的话，看一看这些材料就会明白，什么时候才会有现实的危险……我说记者们喜欢发表臭文章，请你不要生气。看来，他们这样做可以多挣点钱，对吗？”

“不，你并没有得罪我……”

“再一次请你原谅，不过这是事实，不是吗？”

“这是事实……躲在加里瓦斯北部丛林中的那些右派极端分子，是靠谁的支持呢？”

“我还是说说他们是从哪些人中招募来的吧。我相信，当我们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时，当每一个公民都在事业中——是的，正是在事业中，在为大家谋福利的同时，又因对这个事业做出贡献而为自己谋福利的事业中——获得施展自己才能的现实权利的时候，那些招募极右派背叛者的蛊惑煽动分子就会丧失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

“你认为经济改革的含义是什么？”

“在于正当的和公正的报酬，这将促使人们参加劳动，去从